園丁ê話: Lîm Chùn-iȯk

TGB網路ê phoe

台英俗語對照

Úi-bûn hia^{n} kah tȧk-ke hó:

Ûi-bûn hia^{n} lín hia chòe-kīn beh pān to-gí tì-lêng ê iâ^{n}-tūi. Góa chòe-kīn ū kā Lîm Bō-seng phok-sū ê Eng-tai siȯk-gú tùi-chiàu phah-jī. Iâ^{n}-tūi hōan-sè iōng ē tiȯh, kià hō̍ lí chham-khó. Chiah-ê siȯk-gí nā bô sit-chè kā in kà, iōng hái-pò ah-sī phiau-gí ê hong-sek mā bē-bái.

Hak-khiam

1934/ 11 595 kòan

Hū-liȯk: Eng Tâi Siȯk-gú Tùi-chiàu (Lîm Bō-seng)

Thâu-sū: Chit-kù chhián-chián-hiān-hiān tàu-kù tàu-kù lâi kóng-phòa jîn-chêng sū-lí ê ò-biāu, che kiò-chò "Siȯk-gú". Put-lūn tó-chit kok, tó-chit só-chāi, to ū siȯk-gú teh liû-thong. Siāng tē-it sim-sek-ê, chiū-sī Eng-kok ê siȯk-gú ê tiong-kan, iā ū chē-chē ū kap Tâi-ôan ê siȯk-gú sa^{n}-tâng-ê: ū-ê sī chòan-jiân siāng ì-sù, ū-ê sī àm-hȧp. Che sī teh chéng-bêng chit nn̄g só-chāi ê jîn-chêng sū-li iû-gôan ū sa^{n}-tâng ê só-chāi. Ta^{n} góa tī-chia ū chū-chip tām-pȯh, lâi chȯ chit-ê "Sin Tâi-ôan-ōe" nôa ê "Hū-liȯk", hō̍ liȧt-ūi chò chham-khó; nā ū ȧk m̄-tiȯh, iā kiû liȧt-ūi chí-kàu.

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 (Chit kù siȯk-gú sī tùi Shakespeare ê chit-ê hì-chhut ê miâ lâi-ê. Ì-sù sī kóng, Soah-bóe nā hó, chiū bān-sū lóng hó). Hó-thâu put-jû hó-bóe.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Tāi-ì: tiȯh thàn thih teh jiȧt ê sî kā i phah). Phah-thih sūn jiȧt.

When at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Tai-ì: nā tòa-tī Lô-má, tiȯh chiàu Lô-má lâng ê só̍ kiâ^{n}). Jip kang sûi oan, jip hong sûi siȯk.

The pot calls the etlle black: (Tāi-ì: oe-á beh chhiò tê-kó ȯ). Ku chhiò pih bô bóe.

Penny wise and pond foolish: (Tāi-ì: sió-khóa chî^{n} teh gâu, tōa-chat chî^{n} chiū gōng). Kiàn siáu-lī, sit tāi-sū. (thāi-siȯk)

台語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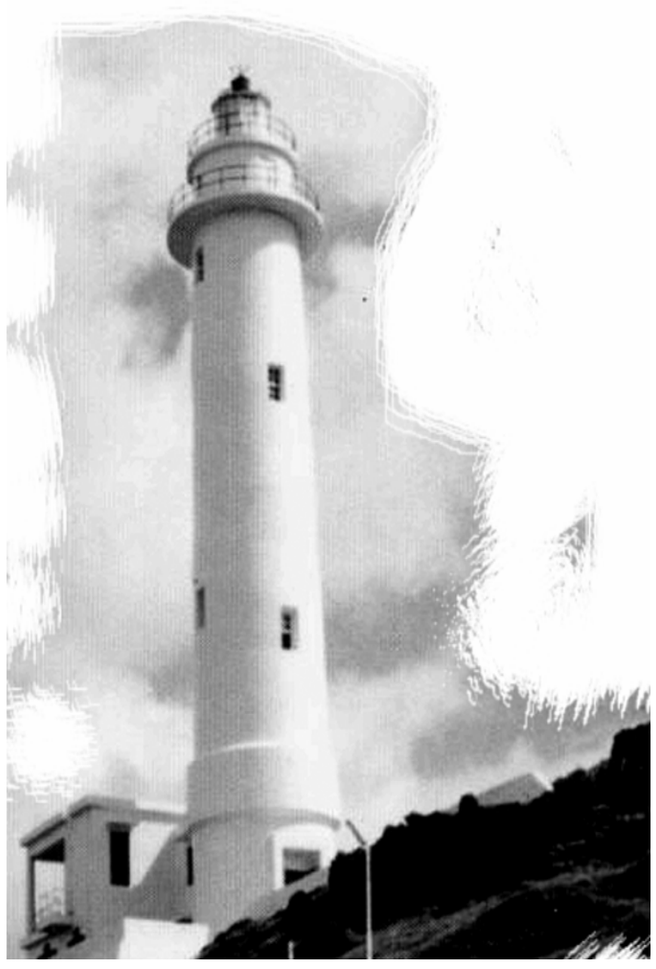
燈塔下

自序

胡長松

Chit本短篇小說集，是我寫作台語文學最初期ê作品集，tī 2000年至2002年ê chit段時間完成。雖然當時我已經能運用北京語寫了三篇長篇ê小說，其中bē少穿插台語對話ê經驗，但對tī純粹台語ê創作，卻iáu是真生疏ê。Tú好hit時，鄉土文壇ê幾位良師摯友相約組成了「台灣新本土社」，hō我真榮幸認識了當前最活躍ê一群台語作家朋友。Tī in ê鼓勵kap提攜之下，我踏上台語文學創作chit條路。

到底為什麼用台語來創作neh?對我來講，最重要ê理由是情感ê因素：用台語來寫作，hō我有一種自然面對鄉親ê心情，或者，koh-khah精確ê講法，是類似對母親講話ê心情。因為chit-kóa話語，lóng是tùi細漢以來，伴隨我ê成長，圍lûi tī我耳孔邊ê親切語言，因此當我試thèh筆kā伊寫落來ê時，竟然ná像是tńg到早日厝裡客廳或者鄉里聚會ê交談中，這hō我有極踏實ê感受，致到深深迷落去。我認為每一個有寫作經驗ê人，lóng應該至少試看用家己ê母語寫作，chit樣ê體驗絕對是千金難買ê。



就我來講，透過台語創作ê另外一個重要理由，在tī對族群交流ê期待。語言學家講，語言是文化ê承載體，chit句話講了真tiȯh；換句話講，蘊藏tī族群語言內底ê，其實是一個族群生活、思想、信仰、情感、歷史ê文化面貌；咱真oh想像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這就kap咱真oh想像全世界只有一種文化面貌一樣；單一語言、單一文化ê世界，免不了會是一個枯燥單色ê世界，而透過交流，彼此ê族群文化將koh-khah輝煌。Tùi文學ê角度來看，莎士比亞ê詩劇有伊特別ê央格魯・撒克遜語言魅力，而塞萬提斯ê唐吉軻德則有伊西班牙語言ê魅力；咱不難觀察tiȯh，是各民族ê母語豐富了文藝復興ê文學，卻m̄是當時官方通行ê拉丁語。我一直深信，多元化差異是創意ê搖籃，是世界文明邁進ê主要動力之一；特別台灣是一個多族群ê社會，台灣ê文學創作者實在有責任在tī chit-e個基礎上，發揚家己族群ê文化、文學特色，kap其他族群交流，彼此豐富，進一步對世界文學做出貢獻；就chit點來看，各族群ê母語創作確實是一條值得珍惜ê道路。

Chit本小說集共收錄了九篇台語小說，tī形式上，大部分是自然寫實一派ê小說，譬如〈燈塔下〉、〈偷〉、〈筆錄〉、〈一滴值錢ê目屎〉等chit幾篇。另外一方面，也因為是最起初ê試寫，hō我思考了台語小說可能ê表現力：台語小說是m̄是有可能以現代派koh-khah有表現力ê技法來呈現？事實上，宋澤萊早tī 1987年就以三萬字ê中篇小說〈抗暴ê打貓市〉充分展現了現代派ê意識流技巧；另外，1990年前後到ta^{n},陳雷發表了大量轟動ê小說作品，運用表現主義ê爆發力十足；in lóng是台語文學先行者極高ê成就。不過，為了koh-khah chē ê可能，我iáu是野人獻曝來寫〈死ê聲嗽〉、〈貓語烏布合貓ê民族〉chit兩篇，前者屬tī魔幻寫實，而後者則屬tī寓言體，雖是個人單薄ê試探，但chit種投石問路，希望能為台語文學ê現代化略表心力，作為後來者參考。

本書出版ê時，我beh特別感謝台灣新本土社ê諸多良師摯友，特別是宋澤萊先生、陳金順先生以及方耀乾先生，無in ê鼓勵賜教，就不可能有chit本書ê出版。當然，對tī前衛出版社，我始終抱持最高ê敬意kap謝意。

同時感謝你百忙中願意撥時間閱讀chit本書，希望本書能帶hō你新ê閱讀經驗。也誠懇期待你ê指教。

《台語笑話》

會講話ê鳥á

Iâu Chì-liông 姚志龍

阿良ê心內真愛飼一隻會曉講話ê鳥á，伊將chit-ê心願kā老父講。Chit件事老父iā記tī心裡，有一日讀冊放學tńg來到厝裡ê時，看tiȯh一隻ka鴿tī門口，阿良真正有夠歡喜ê，趕緊走óa去觀賞，阿良chiok ài知影chit隻鳥á kám會曉講話？

老父kā阿良講：chit隻鳥á真聰明koh會曉講外國話！來！來！咱來試看mā̍i leh.小等leh,你叫伊講話ê時，伊就會曉講外國話。

阿良：kám有影？Ka鴿："oh-oh oh-oh oh-á hiȯh"！

阿良：阿爸，伊是teh講日本話neh!

老父：你koh hō̍鳥á講一pái看mā̍i leh。

Ka鴿："gút-gút-gút-gút gút moning"！

阿良：'爸，chit-pái伊是講英語neh!有夠好sńg ê！阿良一直tī hia叫ka鴿講話，koh叫lóng無停，ka鴿mā̍ tòe leh講bē soah, sńg真久了後，hit隻鳥á soah大聲hoah:「救-救-救-救-救人-oh!」

阿良：阿爸，chit隻鳥á kah-ná大舌！大舌！咱掠來去換一隻好m̄好？真好！真好！行到賣鳥á ê店口

ê時看tiȯh頭家，阿良in iá-bōe講話ê時，頭家就tāi-seng講：Lín-lín-lín！Lín！Beh-beh-beh-beh!Chhòng-chhòng- chhòng -chhòng! 啥貨-啥貨-ah!阿良聽tiȯh án-ne就趕緊講：阿爸，免換lah! Tȧk隻lóng仝款。

台灣鄉土長篇小說連載(48)

鄉史補記

陳雷

五

飛沙崙戰事大贏，第一是李算本ê功勞，chit-ê「畚箕hō魚」是伊ê計tî。第二是楊快ê功勞，裝作乞食，chhōa官兵來赴死。第三是張阿尾ê功勞，交一支烏槍。He官兵聽tiȯh槍聲，驚kah膽破心亂。第四是賴蔥kap右勝軍ê功勞，封死遮後路，飛箭射死沈國正。第五是李天送kap左勝軍ê功勞，tng tī林投內收拾hiah-ê赴死ê。

吳大獅大歡喜，叫人kā沈國正ê頭斬落來，插竹篙chhāi tiàm佳福寺。又koh tī佳福寺拜天拜地，拜hāu-siā-á拜飯lē。封家己作「義天大王」，封軍師李算本「光明公」，封右勝大將軍賴蔥「鎮南大元帥」，封左勝大將軍李天送「征南元帥」，表示南征phah府城ê決心。

知府聽tiȯh北路協標營三百官兵總滅，千總沈國正斬頭插竹篙，真是大驚一tiô，叫總兵唐國鼈來，講：「這匪借邪惑眾，勢力惡大，tiȯh用計贏，bē使硬phah。」Koh講：「聽講這八卦會tī曾文溪南也有一個盟主。」總兵tàm頭講，tȯh是新化里堡灣里街ê朱千甲。知府kā總兵講，án-ne生…án-ne生…。

Tȯh ùi鎮標營調兵六百，hán講二千，參將福多安領兵，向北前進。Ùi北路協標營koh調兵三百，hán講一千，副將苗長青領兵，向南進來。又koh派快捕透暝去新化里堡灣里街掠朱千田來tī鎮標營，無問吊起來tȯh phah,phah了chiah罵：「朱千田你好大膽，北頭洋八卦會抗租造反，thâi死官兵千人，你如何暗中助援？！」朱千田hoah冤枉m̄認，總兵罵：「你罪該萬死！一旦查實，抄家滅族，五馬分屍！」朱千田磕頭kā求，總兵講，án-ne生…án-ne生…。

副將苗長青chhōa北路兵來到佳里興堡，停tī漚汪溪kî^{n}。想tiȯh頂回千總沈國正hō人斬頭插竹篙，三百官兵總滅，心肝膽膽，腳手冷chhìn，m̄敢倉pōng進前。Hit時漚汪溪對面hit-ê社仔，有林精聽tiȯh官兵到，一來驚官兵過溪來社仔thâi人搶物，koh來beh報漚汪姓王ê舊冤仇，tȯh想一個好計tì，偷偷kap矮á林冊渡船過溪，來見副將苗長青，kā伊講：「天地會惡勢霸力，百姓lóng驚，聽in號令。外地兵來，單刀直入，定tiȯh食虧，不如án-ne生…án-ne生…，然後出兵佳里興，一定大贏。」副將聽了有理，講：「若是消滅逆匪，算你有功。」(待續)

荒漠甘泉台語詩(20)

Tan-tȯk 單獨

陳清俊 Tân Chheng-chùn 譯著

Kok tiong kam-ti^{n} hó seng-ȯah,
谷中甘甜好生活，
Sè-chiū^{n} tāi-chì lóng chòe soah,
世上tāi-chì lóng做soah,
Chò-sit-lâng tī bȅh-hn̄g chhiù^{n} koa,
做穡人tī麥園唱歌，
Kang-chok kàu jȉt-thâu lȯh soa^{n}.
工作到日頭落山。
Pî^{n}-iû^{n} í-gōa, Góa giâ-bȧk khòa^{n} soa^{n},
平洋以外，我giâ目看山，
Bô ū lâng, chhia, chèng soan-hôa,
無有人、車，眾喧譁，
Tùi hô-pêng ê soa^{n},
Tùi和平ê山，
Ū sia^{n} teh kiò góa.
有聲teh叫我。

Sī, kok tiong seng-ȯah sī kam-ti^{n},
是，谷中生活是甘甜，
Kang-chok kàu jȉt-thâu lȯh khì,
工作到日頭落去，
Chit jȉt kang-chok chòe chheng-khì,
一日工作做清氣，
Góa sim-lêng su-iàu soa^{n} nih khong-khì.
我心靈需要山裡空氣。
Chì-kôan tiām-chēng ê khì-bī,
至kôan恬靜ê氣味，
Chhiong-móa tī an-chēng soa^{n} nih,
充滿tī安靜山裡，
Chhim-chhim an-lêng ê soa^{n} pi^{n},
深深安寧ê山邊，
Iáu teh kám tiȯh che lêng khì.
Iáu teh感tiȯh這靈氣。

《靜思小語》 Chēng-su Sió-gí

第三篇 談謙虛

Tē-sa^{n} phi^{n} Tâm Khiam-hi

釋證嚴

1) Chek-sú í tȧt tì-hūi ôan-iông，
即使已達智慧圓融，
Koh-khah èng-kai hâm-thiok khiam-hi,
Koh-khah應該含蓄謙虛，
Chhiū^{n} tiū-sūi chit-iū^{n},
像稻穗一樣，
Bí-liȧp jú pá-bóan
米粒愈飽滿
Sûi tit jú kē.
垂得愈低。

2) Chí ū chun-tiōng ka-kī ê lâng，
只有尊重家己ê人，
Chiah ē ióng-kám sok-sió ka-kī。
Chiah能勇敢縮小家己。

3) Sok-sió ka-kī,
縮小家己，
Ài ē-tàng sok kàu
Ài ē-tàng縮到'
Tùi-hong ê bȧk-chiu lāi.
對方ê目睭內，
Iáu-koh ài ē-tàng kham tī
Iáu-koh ài ē-tàng嵌tī
Tùi-hong ê sim-thâu siōng.
對方ê心頭上。

台語五言詩—顏敏政 Gân Bín-chèng

Niao-hîm bô oan-siû

貓熊無冤仇

Niao-hîm bô oan-siû,	貓熊無冤仇，
Koai^{n} sí chin iáu-sūi,	關死真夭壽，
Han-chî hn̄g kìm-siû?	蕃薯園禁囚?
Phái^{n} lé mài chiap-siū!	Phái^{n}禮mài接受！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各位同鄉：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來，在熱愛台灣，關心陳文成事件的同鄉支持下，一直不餘遺力的為台灣的民主，人權在打拼。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每年在美國和台灣頒發五至七名的獎學金，一方面肯定得獎學生們的努力和成就，一方面也鼓舞了更多的台灣學子來關心台灣。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曾發行《台灣文化》雜誌，舉辦週年紀念會，贊助台灣人作家寫作，邀請台灣作家，文化工作者訪美，舉辦紀念音樂會，舉辦台灣藝術花展，協辦二二八劇展《未完成的夢》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及政治活動。並長期支持《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 http://taiwandc.org)，《台灣學生》(台灣學生社 Taiwanese Collegian, http://tc.formosa.org)和ITASA (http://itasa.org)。

近年起我們除了固定的獎學金外，更在陳文成生前執教的 Camegie Mellon University 設立一個紀念陳文成的獎學金。自2001年起島內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也在我們美國的同鄉鼓勵下獲得正名為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本基金會地址：Dr. Mark R. L. Kao, CWCMF P. O. Box 6223, Lawrenceville, N.J. 08648

請踴躍投稿 e-mail: chuniok@lomaji.com